冰河

■曹慧民

隔着冰河的，是七月骄阳。

小暑下的高原、山岳、丛林……逆光，空气在燃烧。龙腾虎跃处，地上蹿起一个个豆大的爆破点。

如果说，俯瞰大地，山，就是微微的凸起；水，则是浅浅的凹陷。那顺势看去，大练三伏官兵涔涔而下的汗珠子，一滴滴砸在土地上，“哧”地溅起一股尘烟，就是我眼中军人的“汗滴禾下土”。

一滴滴汗珠，密而骤，殊不知其几千万颗。顷刻间，“哗啦啦”点燃了炙热的土地。

现在，你汗流浃背地从训练场归来，我们为你递上这个冰爽的故事。

固然，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不是“开错季节的花”，也不是剪辑错了时令。想当年，曹操带兵打张绣，一路行军，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将士皆渴。他心生一计，抽出令旗指道：“前方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津，由是不渴。

故事有颜色，亦有温度，当然也有味道。我们讲冰河的故事，意在版面上生出一片盎然的“梅林”，清风徐来，果香四溢，飨读者以清凉，以神怡，濯洗一身征尘。这也是故事的一大功用吧！

那么，本周故事会开讲，通关口令便是：

“铁马！”

“冰河！”

插图 朱 凡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最后一辆炮车通过

■李 芳

淮河湾里传出一阵阵水浪冲击冰层破裂的声音。离渡口不远的一个小庵棚里，睡着一个摆渡老汉。听到声音，他警觉地披衣走出庵棚，眼前一片漆黑，他向水里望了望，感觉那条渡船还在。没有星光，也没有风，淮河怎么会破冰呢？

天太冷了，他冻得哆哆嗦嗦的，缩着头走回屋，又钻进被窝睡着了。

当他第二次被河湾里“哗啦啦”的水声吵醒的时候，远处已有鸡叫声。他知道，大冷的天，河里又结冰，这个时候不会有人过河，便翻身继续睡。这时，隐隐的，他不仅听见了水声，好像还有拖拉机的链轨从桥上轧过的声音，这些奇怪的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他睡不着了，深更半夜的，耳朵听邪了？再仔细听，声音还很清晰，河里好像还真有一座桥，压得河水一沉一浮的。河里的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这个淮河汉子的眼睛，哪怕是夜里，在他心里都有一双眼睛，比白天看得还清楚。

他起身披衣，在被窝里坐一会儿，以为在做梦，揉了揉眼睛，觉得不像梦，河里像是有人！于是，他穿上棉衣，蹑手蹑脚猫腰向前边的河湾摸去。就在他蹀躞着往前走的时候，听到有人喊道：“报告排长，让我下去把它捞上来！”他差点吓得瘫倒在地，嘴里冒出一句——这河湾里是在过兵啊！

以前他还小，见过这里常有大兵过河，穿黄衣服的，穿灰衣服的，还有穿长袍短衫的，他们不是拿枪，就是扛刀，有晚上过河的，也有白天过河的，他们都是边过河边打枪，枪子儿响得像炒豆子，砸在地上像雨点儿，谁也不敢伸头出来看。可今夜大兵过河，咋没有一点儿动静呢？

他笑了一下，都啥时候了，咋能把解放军叫大兵呢？一定是解放军渡河。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解放军渡河，咋没个灯影呢？接着，他听到有人跳水的声音，离自己很近，吓得他不敢往前挪半步，想往回跑，发现自己的俩腿也不听使唤了，整个人僵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出。

河水“哗啦啦”地一浪接一浪向岸上扑去，冰凌块儿发出脆响，直往摆渡老汉耳朵眼里钻。天气太冷了，他抱紧了膀子，缩成一团。心想，这天都快冷死人了，越想心里越害怕。按说，摆渡人胆最大，因为常年在河里摆渡，啥没遇上过啊？可是，今晚的这情景，他弄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

这时，他又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凭他从小在淮河边长大的感觉断定，这声音像是一个人从水底冒出来的：“快，给我一根绳子，我摸到跳板了。”

“哗——”像是有绳子撒落到水里。

“咕嘟”，他又听到有人潜水的声音。

当他断定这是有人在河湾里活动的时候，他突然胆子大了起来，要真是解放军渡河，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他忽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向着有声音的方向奔去。

“站住！”哨兵喊住了正在往前奔走的摆渡老汉。

老汉“咯噔”一下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往后挪步，整个人像定在了那里。

哨兵又问：“干什么的？”

老汉结巴了半天回答道：“摆……摆……摆渡的。”

这时，天也渐渐有了点亮色，老汉看见有一辆装着火炮的汽车，前轮搁在浮桥上，而汽车的后轮还在码头上，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拽着一根绳子。不一会儿，有人光着膀子从河里冒了出来，刚一露头就对岸上那几个拽绳子的人说：“好了，拉吧！”

于是，几个人用力把一大块厚重的铁家伙从河里拽了上来，然后几个人钻进汽车底下，把铁家伙搭在码头与浮桥的连接处。这边刚一搭好，几个当兵的跳上岸，指挥那辆汽车。也没有听见汽车的发动声，只听得河水“哗啦啦”地向岸上扑的声音，汽车一会儿就消失了。摆渡老汉隐约看见河对岸像是有十好几辆汽车的影子，老汉不明白，这些当兵的，咋恁会节省汽油？天这么黑，又这么冷，连灯都舍不得打开，他们这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汽车刚一开走，眼见得河湾里的一座浮桥像是被一头庞大的黑色动物给吞掉似的，转眼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老汉的脚冻得有点麻木，天也刚好亮了起来，他来到码头上，这里瞅瞅，那里看看，没发现解放军过河留下丁点儿痕迹，比如，汽车发动时地面上留下黑乎乎的机油等。

他就不明白，自己穿着棉衣棉裤，还穿着棉鞋，都冻得手都没地儿搁，那个当兵的，十冬腊月里，下到冰冷刺骨的河里拴绳子捞跳板，说不冷？那才怪哩！

摆渡老汉蹲在码头上，像是经历了传说中神兵渡河的故事。这时，对面有人喊：“摆渡了！”他从地上起身，腰间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硌了下，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拍了一下头，在心里骂道：“你这个混蛋，明明揣着一壶酒，夜里那个兵从河里出来，咋忘记把酒递给他喝几口呢？冬天喝酒暖身子。”

他一边骂，一边摇头，自己都被端枪的哨兵震住了，想不起腰里还有一壶酒。

他从腰间摸出酒壶，拔掉塞子，“咕嘟咕嘟”喝下几口，立刻觉得身子暖和了，脚底下也有了劲儿，然后就去摆渡了。

顶着凛冽的寒风，灰蒙蒙的对岸已经有人在等船。他的船还没有靠岸，老远就喷着酒气问岸上要渡河的人：“你们从那边过来，可看见有解放军的车队过去吗？”

岸上的人很快就把话撂上了船头：“没看到，可是，路边上结的一层霜，好像有车轮印子轧过。”

等人都跳上了船，老汉一边摆渡，一边说：“昨夜里，解放军就是从这里渡河过去的，我就看到最后一辆车过河，车上还架着一门火炮，他们还在这河湾里架了浮桥。”

他一手摇橹，一手朝不远处的水面上指着说：“你们说说看，他们那么多辆汽车过河，咋就没有一点动静呢？等我后半夜醒来才知道，他们桥也拆了，连人带汽车都没了影儿。”

他又这样说：“你们说说看，解放军的大部队过河都跟刮风一样快，要是打起仗来，哪还会有敌人还手的机会啊！”

太阳升起老高了。淮河湾里多少年都没有见过部队渡河了，昨夜里解放军架着炮车渡淮河的事，很快就成为来往过渡人争相传说的故事，都在心里猜测，是实战演习吧？但没有一个人说出来。有当过兵的人说，一定是舟桥部队在这里演习。

摆渡老汉已经在淮河湾里来来回回渡过了好多人，每摆渡一船人，都会有人问他：“听说夜里有解放军从这里过河，你知道吗？”

摆渡老汉就神秘地一笑，绘声绘色地把亲眼看到解放军最后一辆炮车过河的惊险情形，添油加醋地一遍遍说出来，说得听的人都竖起耳朵，听了还想听，像是听上了瘾……

新锐故事手

我的“专柜”，我做主

作者小记

谢贵杨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副连长

文学主张：一日长于百年，千年短于一瞬——文学的魅力全在造化之功。

相见

■谢贵杨

在海上漂泊了106天，舰艇刚靠岸，年假超期未休的少校周海涛接到上级的第一个命令是“回家”。

征尘未洗，他换上那套黑裤子和白衬衫。这是他上次离家时穿的，距今347天。

连队距家不近不远，高铁仅2小时。靠着车窗，他无心看窗外美景，心里始终在打鼓，脑海里如列车般高速划过儿子粉嫩的小脸蛋儿。

儿子出生579天，他陪伴儿子总共23天。他断定，相聚又是认亲的过程。

到了小区门口，他大步流星。远远地，看到妻子怀抱着儿子在楼下嬉玩。妻子背对着他，儿子的小脑袋伏在妻子肩上，正与自己对个照面。20米的距离，他满脸堆笑，一步一步走得拘谨。

儿子似乎察觉到前方目标，盯着他。突然，张开双臂，冲自己笑。小嘴儿一张一合，虽未发出任何声音，但从口型看，一定是那两个字。

周海涛立即加快步伐，来到儿子面前，伸出头，迎合儿子的拥抱。儿子“嘻嘻”笑了，他鼻头一酸，仰头看天……

他从背后搂住妻子，妻子惊喜地回过头，喜不自禁地说：“儿子，这是爸爸，记得吗？快叫！”

儿子直勾勾地看着他，小手不停地摩挲着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相逢

■谢贵杨

运输车、突击车、自行火炮……车队如一条长龙，穿城而过。

部队远程机动演练途中，沐阳海发现，行驶的车队正好经过他家门口的那条路。他顿时激动。

“爸妈！”50米开外，熟悉的身影闯入眼帘。“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车队里？清一色的军绿车，咋能看得见我……”情急之下，沐阳海扯掉左胳膊上的红袖标，稍稍伸出窗外。袖标随风摇摆，上下翻腾。

“嗡嗡嗡……”车队依旧保持匀速前进，慢慢缩短了和父母的距离。沐阳海看到父母站在路边，紧紧盯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一辆车，不住地挥手，露出甜甜的笑容。

沐阳海左手轻摇袖标，右手敬着军礼。他乘坐的军车从父母面前一秒驶过。父母依旧挥手在笑，彼时，他们相距一米、相逢一瞬。

到达任务区，沐阳海第一时间拨通父母的电话。“爸，下午坐军车上，看到你和我妈在路边，你们看到我没？”

“啊？你们部队的？”父亲稍有犹疑，立马改口，说得眉飞色舞：“哦！看到了、看到了，很气派、很帅气，还看见你给我们敬军礼……”

“儿子在车上？敬军礼？你看到啦？车上的孩子们都在敬军礼。”母亲似乎是惊喜，和父亲絮叨的声音传到了沐阳海耳中。他突然明白，这是等待，绝非不期而遇。

插图 朱 凡

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

战斗编号

■刘 盾

我叫他老邴。

老邴临走前又跟我说：“功成不必在我。”

在连队渐入佳境的时候，老邴转业了。他没有任何怨言，还特意来跟我道了个别。

老邴和我同年来到连队，他从排长到指导员，历经连队浮沉。八年时间里，一个嘉奖都没有。我经常打趣道，都连队的老人了，连个功都没有。他也不生气，跟上一句：“连史里有我就行。”

那几年，连队还在低谷，老邴做检查成了常事。他也不计较丢不丢人，做完检查，继续脚踏实地做事。

支委会上，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立不切实际的目标，不争轻率冒进的成绩，踏实干一件事，我就不信干不成。”

久而久之，兵们都学着他的样子，磕掉牙，和血吞。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连队竟然大有起色。

后来，我还是跟着老邴演习。训练间隙，我们偶尔躺在车板上，看看星星。

“我是不是不够上进？”他突然问我，我没回答。

老兵小曲来电话问：“连队拿先进了吗？”他说：“拿了。”那是小曲退伍半年以后。

小曲是连队的通信员，也是我的车长。那批兵，在旅队合编之后，硬是“正面突击”，在建制单位数量多了一倍的情况下，拿了先进连队的荣誉。退伍时，那批兵又甘愿让出评功资格，只留下了一墙的荣誉。

小曲后来对我说：“老邴看似平稳、不争，实则是一咬钉嚼铁汉，干的都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

就这样，连队一天天好起来。

年底评功，老邴还是死活不要那个三等功。大家都知道，那个三等功对于一个面临转业的干部意味着什么。他说：“连队还需要培养人才，留给更需要的人。”

临走前，他来看我，喃喃地说：“连队马上要换装，咱俩没立什么大功，但在我们手里，连队训练水平上去了，这就足够。”我默默地听着。

老邴走了没多久，新装备就到位了。车库前，十几辆新式步战车，整齐列阵。车库里，我独自一人想念老邴。

“现授予你新式步战车一辆，战斗编号2103。”授装仪式上，我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在草原上撒了缰驰骋。

“功成必定有我”，这是我和老邴的故事，我的战斗编号是2103。

敢为刀锋

■夏董财

马连长揉了揉紧皱的眉头，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营里组织建制连武装5公里比武，“刺刀连”向来力拔头筹，这次竟让三连夺了冠……

突然，身后的欢呼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张天把李班长赢啦！”

“列兵赢了老班长？”马连长转过身，走到一排枪支分解结合训练场地，问李军胜：“你输给了自己带的兵？”

“失误，输了几秒……”李军胜挠挠头。

曾在全旅三种枪支无光条件下大部件分解结合课目上拿第一的李军胜能输？想到连队比武失利，马连长心底不由得蹿起一团火焰。

“这么厉害，来，让我和张天过过招。”马连长看着张天说：“把我赢了，你就作为连队的种子选手参加营里的比武。”

“连长，这局是我赢得侥幸。”

马连长二话不说，把步枪、手枪和轻机枪摆上操作台，蒙上眼。张天望着连长的“黑脸”，手心浸出了汗。

“我来计时。”李军胜拿起秒表喊道：“开始！”

卸下弹夹、拔出插销、分离枪身……

“好！”

“连长，2分01秒！”

故事兵阵

长征 第4258期

“好！”

“张天，2分05秒！”

操作台上，六支枪原样摆放，李军胜带着人检查枪支分解结合状况，“张天有一个插销没有插进去。”

摘下眼罩，张天瞄了一眼面前的枪支，攥紧的拳头又无力地松开。

“李班长，这局算不算我赢了你？”马连长像是在诘难，看到李军胜脸“唰”地一下红了，继续说道：“‘刺刀连’的兵从来都是刀锋，能拿第一，就绝不拿第二，继续训练吧！”

“连长，下午训练结束前，能不能再和您比一次？”张天鼓起勇气看着连长。

“好样的，我等你！”马连长心里舒坦了，心想，“哪天得和三连单独较量一把……”

这时，李军胜发话了：“连长，这局我肯定赢你！”他拿起枪支递给张天，“走，班长再教你几个绝活！”

“一排长，快给我找几个能手，我也练练……”

下午，训练结束前，同样的地点，全连官兵围拢过来，马连长和张天再次较量，枪支的零部件好像在刀锋上飞舞……

“张天，1分50秒获胜！”“连长用时，1分54秒！”兵们欢腾起来。

马连长摘下眼罩，推窗而望——细雨中，那尊“连魂石”和镂刻在上面的“敢为刀锋、血战到底”被雨水冲刷得鲜亮。

插图 朱 凡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00分 印完5时00分